

萬有文庫

第一卷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原富

(一)

亞斯丹斯著
嚴復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富 原

(一)

著 密斯丹亞
譯 復 嚴

著名界世譯漢

序

嚴子既譯亞丹氏所著計學書。名之曰原富。俾汝綸序之。亞丹氏是書歐美傳習已久。吾國未之前聞。嚴子之譯。不可以已也。蓋國無時而不需財。而危敗之後爲尤急。國之庶政。非財不立。國不可一日而無政。則財不可一日而不周所用。故曰國無時而不需財。及至危敗。財必大耗。欲振厲圖存。雖財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敗之後尤急。中國士大夫。以言利爲諱。又忤習於重農抑商之說。於是生財之途。常隘。用財之數常多。而財之出於天地之間。往往遺棄而不理。吾棄財不理。則人之睨其旁者。勢必攘臂而并爭。於是財非其財。吾棄財不理而不給於用。則仍取給於隘生之途。途益隘而取益盡。於是上下交瘁。而國非其國。財非其財。國非其國。則危敗之形立見。危敗之形見而不思變計。則相與束手熟視而無如何。思變矣而不得所以變之之方。雖終日搶攘徬徨交走駭愕。而卒無分毫之益。中國自周漢至今。傳所稱理財之方。其高者則節用而已耳。下乃奪民財以益國用而已耳。奪民財以益國用。前所謂取給於隘生之途是矣。此自殄之術也。節用之說。施之安寧之世。能使百政廢缺不舉。而財聚留於

不用之地。施之危敗之後。則節無可節。廢缺者不舉。而亦無可聚留。循是不變。是坐自困也。所爲變之方者。何也。取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而理之。使不遺棄而已矣。取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而理之。使不遺棄。非必奇材異智而後能也。然而不痛改諱言利之習。不力破重農抑商之故見。則財且遺棄於不知。夫安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爲諱。則無理財之學。重農抑商。則財之可理者少。夫商者。財之所以通也。農者。生財之一途也。閉財之多途。使出於一。所謂隘也。其勢常處於不足。尙何通之可言。古之生財之途博矣。博而不通則壅。故商興焉。禹之始治水也。旣與益稷予衆庶稻及他糧食矣。又調有餘補不足。懋遷化居以通之。是商與農並興驗也。專農一途。故不需商也。禹於九州田賦。旣等而次之。至其貢篚。則皆所鮮所多相通易之物。凡畋之所獵。漁之所獲。虞之所出。工之所作。井人之所職。舉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無不財取爲用。夫是故勸商。其每州之終必紀諸水母輸則。皆商旅所以通之路也。是安有重農抑商之謬論乎。禹之理天下之財。至纖悉不專農如此。而井利尤遠。蓋荆揚之金三品。至周而猶盛。故詩曰。大賂南金。及漢武而後。乃稍衰歇。史公有言。豫章黃金。取之不足更費。其證也。然上溯神禹時。已二千年矣。禹之興井利如此。又據九州水道推論之。使神禹生今時。其從事於今之路。

礦。可意決也。況乃處危敗之後。則若周宣之考室。衛文之通商。惠工。驟牝三千。蓋皆奉神禹爲師法。而可以利爲後而諱言之乎。今國家方修新政。而苦財賂衰耗。說者顧謂五洲萬國。我爲最富。是貧非吾患也。而嚴子之書適成於是時。此亞丹氏言利之書也。顧時若不滿於商。要非吾國抑商之說。故表而辨明之。世之君子。儻有取於西國計學家之言乎。則亞丹氏之說具在。儻有取於中國之舊聞乎。則下走所陳。尙幾通入財幸焉。

光緒辛丑十一月桐城吳汝綸

斯密亞丹傳

斯密亞丹者。斯密其氏。亞丹其名。蘇格蘭之噶谷邸人也。父業律師。爲其地監權。死逾月而亞丹生。母守志不再醮。撫遺腹甚有慈恩。卒享大年。親見其子成大名。而亞丹亦孝愛終其身不娶。歸門以內。雍雍如也。亞丹生而羸弱。甫三歲。遊外家。爲埃及流亡所據。尋而復歸。入里小塾學書計。十四進格拉斯高鄉學。十八而爲巴列窩選生。資以廩餼。入英之鄂斯福國學。當十七棋中葉。英國國論最淆。教宗演事上無犯之旨。凡後此所嚴爲立政憲法者。皆以謂叛上褻天之邪說而斥之。韓諾華氏新入英爲王。英前王雅各黨人。潛聚其中。陰謀所以反政者。以故國學師資窺意。章則放紛。斯密遊於其間。獨聲譽。沈酣典籍。居之六年。而學術之基以立。既卒業。居額丁白拉。以辭令之學授徒。一時北部名流。多集館下。於是而交休蒙大關。休蒙大關者。以哲學而兼史家。爲三百年新學鉅子。斯密與深相結。交久而情益親。繼而主格拉斯高名學講習。其明年。改主德行學。又時時以計學要義演說教人。蓋斯密平生著作。傳者僅十餘種。原富最善。德性論次之。皆於此時肇其始矣。一千七百六十三年。有公爵拔古

魯者。挾斯密以遊歐洲。居法國者三十閱月。法人爲自然學會。會中人皆名宿。而休蒙適副英使居巴黎。則介斯密遊其曹偶。遂與拓爾古。格斯尼。摩禮利輩皆莫逆爲摯交。而斯密之見聞乃益進。當是時。歐洲民生蕉然。大變將作。法國外則東失印度。西喪北美。內則財賦枵虛。政俗大壞。華盛頓起而與英爭自立。兩洲騷然。自由平等之義。所在大昌。民處困阨之中。求其故而不得。則相與歸獄於古訓。有識之徒。於政治宗教。咸有論著。斯密生於此時。具深湛之思。值變化之會。故原富有作。雖曰其人瞻知。抑亦時之所相也。歸里杜門十年。而原富行於世。書出。各國傳譯。言計之家。偃爾宗之。而同時英宰相。德於其學尤服膺。欲採其言。盡變英之財政。適與拿破崙相抗。兵連軍興。重未暇及也。然而弛愛爾蘭入口之禁。與法人更定條約。平其酒權。不相齟齬。則皆斯密氏之畫云。夫兵者國之蠹賊。而變法與民更始。非四封無警。尤不行。北美自立。英國債之積已多。泊連普魯士。以抗拿破崙。海陸倥傯。斯英人無釋負之一日矣。顧英國負雖重。而蓋藏則豐。至今之日。其宜貧弱而反富強者。夫非培鎖廊門。任民自由之效歟。則甚矣。道之無負於人國也。居久之。斯密爲格拉斯高國學祭酒。年六十四矣。逾三年死。葬於額丁白拉剛囊門之某園。斯密於學靡所不窺。少具大志。欲取經世之要而一理之。道遠命促。僅竟

其二。德性論言風俗之所以成。其與同時哲學家異者。諸家言羣道起於自營。德性論謂起於人心之相感。性豈弟。人樂與親。與人言論。不爲發端。俟有所起而後應之。機牙周給。彊記多聞。舉座驚歎。燕居好深湛之思。當其獨往。耳目殆廢。家本中貧。以學自饒。然勇於周恤。盡耗其產。死日獨餘楮書。以畀其外弟賓格拉斯云。

譯史氏曰。德人最重汗德心學。見謂生民未有。必求其配。無已其原富乎。夫二書辭旨。奧顯絕殊。而德人稱之顧若此。或曰。斯密之遊法也。去革命之起無幾時。然於事前未聞一論及之。此以云先幾之識。殆未然歟。嗟夫。此以見斯密之不苟。而立言之有法也。夫妄億一國之變。雖庸夫優爲之。中以邀名。不中無譴。獨至知言之士。一言之發。將使可復。彼寧默然者。知因緣至繁。無由施其內籀之術故也。不然。據既然之迹。推必至之勢。理財禁民之際。一私之用。則禍害從之。執因而窮果。以斯密處此。猶時人之於交食。良醫之於死生。夫何難焉。雖然。吾讀其書。見斯密自詭其言之見用也。則期諸烏託邦。其論四民之愛國也。則首農而黜商賈。顧死未三十年。大通商政。行之者不獨一英國也。而死守稼律。聯田主以旅距執政。乃農而非商也。事之未形。其變之不可知如此。雖在聖智。有時而焚。然則後之論世變者。

原 富 一

可不謹其所發也哉。可不謹其所發也哉。

譯事例言

計學。西名葉科諾密。本希臘語。葉科此言家。諾密爲聶摩之轉。此言治言計則其義始於治家。引而申之。爲凡料量經紀擷節出納之事。擴而充之。爲邦國天下生食爲用之經。蓋其訓之所苞至衆。故日本譯之以經濟。中國譯之以理財。顧必求脗合。則經濟既嫌太廓。而理財又爲過隘。自我作故。乃以計學當之。雖計之爲義。不止於地官之所掌。平準之所書。然考往籍。會計計相計偕諸語。與常俗國計家計之稱。似與希臘之聶摩較爲有合。故原富者。計學之書也。

然則何不徑稱計學。而名原富。曰從斯密氏之所自名也。且其書體例。亦與後人所撰計學。稍有不同。達用多於明體。一也。匡謬急於講學。二也。其中所論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羅之言。於計學所涉者寡。尤不得以科學家言例之。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財利之性情。貧富之因果。著國財所由出云爾。故原富者。計學之書。而非講計學者之正法也。

謂計學創於斯密。此阿好者之言也。夫財賦不爲專學。其散見於各家之著述者無論已。中國自三古

以還。若大學。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記之平準書。貨殖列傳。漢書之食貨志。桓寬之鹽鐵論。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雖未立本幹。循條發葉。不得謂於理財之義無所發明。至於泰西。則希臘羅馬。代有專家。而斯密氏所親承之師友。若庚智命。若特嘉爾。若圖華尼。若休蒙大闢。若哈哲孫。若洛克。若孟德斯鳩。若麥庚斯。若柏樞。其言論譬咳。皆散見於本書。而所標重農之旨。大抵法國自然學會之所演者。凡此皆大彰著者也。獨其擇焉而精。語焉而詳。事必有徵。理無臆設。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頑。則自有此書。而後世知食貨爲專科之學。此所以見推宗匠。而爲新學之開山也。

計學於科學爲內籀之屬。內籀者。觀化察變。見其會通。立爲公例者也。如斯密。理嘉圖。穆勒父子之所論著。皆屬此類。然至近世如耶方斯。馬夏律諸書。則漸入外籀。爲徵積曲線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此二百年來。計學之大進步也。故計學欲窺全豹。於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爾。馬夏律三家之作。皆宜彙譯。乃有以盡此學之源流。而無後時之歎。此則不佞所有志未逮者。後生可畏。知必有廣續而成之者矣。

計學以近代爲精密。乃不佞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故知新之義。一也。其中所指斥當軸

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二也。其書於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資考鏡。三也。標一公理。則必有事實爲之證喻。不若他書。勃宰理窟。潔淨精微。不便淺學。四也。

理在目前。而未及其時。雖賢哲有所不見。今如以金爲財。二百年以往。泰西幾無人不然。自斯密出。始知其物爲百貨之一。如博進之籌。取前民用。無可獨珍。此自今日觀之。若無甚高之論。難明之理者。然使吾輩生於往日。未必不隨俗作見。並爲一談也。試觀中國道咸間。計臣之所論議施行。與今日朝士之言通商。可以悟矣。是故一理既明之後。若揭日月而行。而當長夜漫漫。習非勝是之日。則必知幾之神。曠世之識。而後與之。此不獨理財之一事然也。

由於以金爲財。故論通商。則必爭進出差之正負。既斷斷於進出差之正負。則商約隨地皆荆棘矣。極力以求抵制之術。甚者或以興戎。而不悟國之貧富。不關在此。此亦亞東言富強者所人人皆墜之雲霧。而斯密能獨醒於二百年以往。此其所以爲難能也。

爭進出差之正負。斯保商之政。優內抑外之術。如雲而起。夫保商之力。昔有過於英國者乎。有外輸之。

獎。有墾還之稅。有海運之條例。凡此皆爲抵制設也。而卒之英不以是而加富。且延緣而失美洲。自斯密論出。乃商賈亦知此類之政。名曰保之。實則困之。雖有一時一家之獲。而一國長久之利。所失滋多。於是倉然反之。而主客交利。今夫理之誠妄。不可以口舌爭也。其證存乎事實。歌白尼奈端之言天運。其說所不可復搖者。以可坐致數千萬年過去未來之躔度。而無杪忽之差也。斯密計學之例。所以無可致疑者。亦以與之冥同則利。與之舛馳則害故耳。

保商專利諸政。既非大公至正之規。而又足沮遏國中商業之發達。是以言計者羣然非之。非之誠是也。然既行之後。欲與更張。則其事又不可以不謹。蓋人心浮動。而身被之者。常有不可追之災故也。已寘母本。不可復收。一也。事已成習。不可猝改。二也。故變法之際。無論舊法之何等非計。新政之如何利民。皆其令朝顧。民夕狼顧。其目前之耗失。有萬萬無可解免者。此變法之所以難。而維新之所以多流血也。悲夫。

言之緣物而發者。非其至也。是以知言者慎之。斯密此書。論及商賈。輒有疾首蹙額之思。後人釋私平意觀之。每覺所言之過。然亦知斯密時之商賈。爲何等商賈乎。稅關屯棧者。公司之利也。彼以謀而沮

其成。陰曠七年之戰。戰費既重。而印度公司。所待以樁柱其業者。又不嘗。事轉相因。於是乎有北美之戰。此其害於外者也。選議員則購推舉。議權稅則賂當軸。大壞英國之法度。此其害於內者也。此曹顧利否耳。何嘗恤國家乎。又何怪斯密言之之痛也。雖然。此緣物之論也。緣物之論。所持之理。恆非大公。世異情遷。則其言常過。學者守而不化。害亦從之。故緣物之論。爲一時之奏劄。可爲一時之報章。可而。以爲科學所明之理。必不可。科學所明者。公例。公例必無時而不誠。

斯密於同時國事。所最爲剽擊而不遺餘力者。無過印度之英公司。此自今日觀之。若無所過人者。顧當其時。則英公司之輝赫極矣。其事爲開闢以來所未曾有。以數十百處。污逐利之商旅。際蒙兀之積弱。印民之內訌。克來福一豎子耳。不數年間。取數百萬里之版圖。大與中國並者。據而有之。此亞烈山大所不能爲。羅馬安敦所不能致。而成吉思汗所圖之。而無以善後者也。其驚駭震耀各國之觀聽者。爲何如乎。顧自斯密視之。其驢非驢。馬非馬。上焉既不能臨民以爲政。下之又不足懋遷而化居。以言其政令。則魚肉身毒之民。以言其龍斷。則侵欺本國之衆。徒爲大盜。何裨人倫。惟其道存。故無所屈。賢哲之言論。夫豈聳於一時功利之見。而爲依阿也哉。嗚呼賢已。

然而猶有以斯密氏此書爲純於功利之說者。以謂如計學家言。則人道計贏慮虧。將無往而不出於喻利。馴致其效。天理將亡。此其爲言厲矣。獨不知科學之事。主於所明之誠妄而已。其合於仁義與否。非所容心也。且其所言者計也。固將非計不言。抑非曰人道止於爲計。乃已足也。從而尤之。此何異讀兵謀之書。而訾其伐國。覲鉞砭之論。而怪其傷人乎。且吾聞斯密氏少日之言矣。曰。今夫羣之所以成羣。未必皆善者機也。飲食男女。凡斯人之大欲。卽羣道之四維。缺一不可。羣道乃廢。禮樂之所以興。生養之所以遂。始於耕鑿。終於懋遷。出於爲人者寡。出於自爲者多。積私以爲公。世之所以盛也。此其言藉令褒衣大袂者聞之。不尤掩耳而疾走乎。則無怪斯密他日之悔其前論。戒學者以其意之已遷。而欲燬其講義也。

原富本文。排本已多。此譯所用。乃鄂斯福國學頒行新本。羅哲斯所輯閱者。羅亦計學家。著英倫麥價考。號翹瞻。多發前人所未發者。其於是書。多所注釋匡訂。今錄其善者附譯之。以爲後案。不佞間亦雜取他家之說。參合己見。以相發明。溫故知新。取與好學深思者。備揚榷討論之資云爾。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爲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顛倒附益。

獨於首部篇十一釋租之後。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概括要義譯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專言荷京版克。以與今制不同。而所言多當時瑣節。則刪置之。又部甲後。有斯密及羅哲斯所附一千二百二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倫敦麥價表。亦從刪削。又此譯所附中西編年。及地名人名物義諸表。則張菊生比部。鄭稚辛孝廉。於編訂之餘。列爲數種。以便學者考訂者也。

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於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係乎黃種之盛衰。故不佞每見斯密之言。於時事有關合者。或於己意有所根觸。輒爲案論。丁寧反覆。不自覺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嗟乎。物競天擇之用。未嘗一息亡於人間。大地之輪廓。百昌之登成。止於有數。智俊者既多取之而豐。愚懦者自少分焉。而膏。膏之際。盛衰係之矣。且人莫病於言非也。而相以爲是。行禍也。而相以爲福。禍福是非之際。微乎其微。明者猶或察之。而況其下者乎。殆其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其所以失亡者。已無藝矣。此予智者苦攬陷阱之所以多也。欲達其災。舍窮理盡性之學。其道無由。而學矣。非循西人格物科學之律令。亦無益也。自秦愚黔首。二千歲於茲矣。以天之道。舟車大通。通則雖欲自安於愚。無進於明。其勢

不可。數十百年以往。吾知黃人之子孫。將必有太息痛恨於其高曾祖父之所爲者。嗚呼。可不懼哉。
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八月既望嚴復書於輔自然齋。